

新 琦 整理



王琦

辨体 | 辨病 | 辨证诊疗模式

—— 中医体质理论的临床应用 · · ·

古之师承，有业师授受，家学相传私淑遥承多种其间名家辈出，学派流衍，卓有建树者甚多，或续其余绪者，或与师齐名者，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，皆源远流长，蔚为大观。

发微于理论

体悟于临证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
靳琦
整理



王琦

辨体——辨病——辨证诊疗模式

——
中医体质理论的临床应用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琦辨体-辨病-辨证诊疗模式 / 靳琦整理. —北京: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6.4

ISBN 7-80156-988-1

I. 王... II. 靳... III. 中医学临床 IV. R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5332 号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

邮政编码: 100013

传真: 64405750

北京市同江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1.5 字数 133 千字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80156-988-1/R·988 册数: 5000

*

定价: 21.00 元

网址 www.cptcm.com

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社长热线 010-64405720

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-64065415 010-84042153

书店网址: csln.net/qksd/



通古汇今，知常达变，

创三辨理论泽被万众；

博学广闻，立言践行，

做四大学问自成一家。

阅读王琦





发微于理论

体悟于临证

——
本书主旨



王序

师承论

——《王琦辨体-辨病-辨证诊疗模式》代序

靳琦研究员与余同学三载，切磋问难，教学相长。余从事中医体质研究近三十春秋，其要者：构建理论体系；提出四个原理（生命过程论、形神相关论、环境制约论、禀赋遗传论）；凝炼三个科学问题（体质可分论、体病相关论、体质可调论）；倡用三辨模式（辨体-辨病-辨证诊疗模式），而此后者直接服务于临床。今靳琦君将此“三辨”理论，精心整理，集为专篇，道其内涵，明其法则，述其应用，“三辨”由是更为系统、切用，医家循此，乃获又一法门。由此忆及宋·阎季忠氏，追随钱乙整理其验，而有《小儿药证直诀》；清·顾景文氏，随师泛舟洞庭，录其所授，而有《温热论》，皆以师承，佳话医林。时值靳琦君师承卒业，草就《师承论》一文，以叙中医血脉传承原委，藉以代序。至于“三辨”要义，则另于导言中论之。

中医之学，璀璨光灿，垂二千余年。然其推移演进，繁衍传继者，师承之教，未曾离之。《黄帝内经》以岐伯、黄帝师生问答

●
●
●
发微于理论
体悟于临证

而为师承之肇始，故中医之学为岐黄之学，此其后者，每以“岐黄传人”称之。

古之师承，有业师授受、家学相传、私淑遥承多种，其间名家辈出，学派流衍，卓有建树者甚多，或续其余绪者，或与师齐名者，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，皆源远流长，蔚为大观。究其学术传扬，师之著述传其弟子者固多，而师之学验，得经弟子整理，始继绝存亡，获流传问世者亦复不少。是则，师传之功固当颂扬，而生之承衍，功不可没。子贡有云：“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则不见百官之富，宗庙之美。”言其师者学问高深，求学者必入师门，方可得其门径，“登堂入室”。故学无师无以得高明，术无承无以得传薪。道之所存，师生同工，史实皆可稽也。

从师而成者，代有才人。越人扁鹊，为先秦名医，《难经》传为所撰，《史记》有载，子仪是其弟子。汉·张仲景受业于同郡张伯祖，而名逾于师。史称仲景“其识用精微过其师”，撰《伤寒杂病论》而成一代宗师，经方鼻祖。王好古于《汤液本草·序》云：“故知张伯祖之学，皆出于汤液，仲景师而广之，迄今汤液不绝矣。”嗣后仲景之学又亲传其弟子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张仲景方·序》云：“卫讯，好医术，少师仲景，撰《四逆三部厥经》、《妇人胎脏法》及《小儿颅囱方》三卷，皆行于世。”三国名医华佗，《魏志·列传》载有弟子李当之、吴普及樊阿。《中藏经》名为佗撰，历存争议。清·乾隆间周锡瓚氏谓为其门人吴普据华佗医学佚文所辑。周氏于《中藏经》跋云：“佗书虽不传，而弟子习其业者，亦可以著书传后。隋《经籍志》载吴普撰《华佗方》十卷、《华佗内事》五卷、《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》一卷、《枕中灸刺经》一卷。普集华氏药物，新、旧《唐书》皆载于经籍《艺文志》，而宋《艺文志》亦有《华佗药方》一卷，其书想北宋时尚有传播，或多残缺，故

其时名医缀辑，而成此书，别立名目，以托华氏。……虽非元化之书，要其说之精者，必有所至也。”史界亦有认为，《中藏经》为吴普、樊阿依据华氏遗意录辑，而为后人撰抄。周氏之论及史籍所载，均呈其门人与华佗学术之承继关系。

宋儿科大家钱乙，少时曾随姑父学医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钱乙撰《小儿药证直诀》八卷，惜未能传。幸其后学阎季忠追随凡数十年，悉心收集钱氏医论、医案、方药，并与抄本参校，乃于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整理而成。阎氏于《直诀》原序中道及，編集此书“此余之志也，因以明仲阳之术于无穷焉”。《永乐大典》于此记述甚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：“小儿经方，千古罕见，自乙始别为专门，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。”阎氏整理之功，由此可见。

医分门户，始于金元；流派纷呈，有赖师承。金·刘完素倡火热论而为寒凉派之宗师，其门人马宗素、穆大黄、董系等皆传其术。马宗素著《伤寒医鉴》，大发三阴三阳均为热证之理，穆氏因擅用苦寒攻下而以“大黄”名之，董系医治伤寒热病，亦以擅用寒凉见长，可谓一脉相承。易州张元素为金元名医，其脏腑辨证、用药制方、扶养脾胃，独有创见。李东垣以千金为贄，而从元素为师，相随多年，不仅尽得其传，且多发挥，自为家法，创立脾胃内伤说，使易水学派益得张扬。而赵州王好古，少时曾与东垣同受业于张元素，元素歿后，又从李氏学医。故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序例·历代诸家本草》云：“好古，东垣高弟，医之儒者。”王氏先后从张、李为师，一则采掇元素脏腑虚损辨治；一则继承东垣脾胃气虚论说，尤重阴证识疗，而《汤液本草》则总结东垣《药类法象》《用药心法》，所著《此事难知》，裹辑东垣之说居多，《医垒元戎》亦多阐发东垣伤寒辨证及其治疗大法，堪称师承人

物之代表。尤难能可贵者，王氏尊师说而不泥，于其著述中有补李氏理论之不逮，使学有超越，而成易水派中坚。罗天益复师承东垣学说，于《卫生宝鉴》中，对脾胃内伤及内伤热中，多发东垣旨趣，使李学再传。

朱丹溪为得名师指点，四十出游，负笈寻师，时历五载，渡浙江，走吴中（今苏州），出宛陵（今宣城），抵南徐（今丹徒），达建业（今南京），足及数省，复归武陵（杭州），拜罗氏知悌为师，易三载寒暑，学业大进，名噪医林。四十有八，复从罗氏再度深造，所创相火论、阳有余阴不足论等，别开生面，精光四溢。丹溪之成，心折于师承，其在《格致余论·序》云：“得罗太无讳知悌者为师，因见河间、戴人、东垣、海藏诸书，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。”丹溪弟子有王履、戴思恭等。《明史》载：“王履，……学医于金华朱彦修，尽得其术。”著有《医经溯洄集》，为元末名家。戴思恭，少时随父从学于丹溪，其时朱氏门人虽多，尤以戴氏父子最得其传。思恭以医名闻于浙中。洪武年间，征为御医。其有著作名《推求师意》，乃思恭本其师丹溪未竟之意，并加推求发挥而成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其曰：“震亨（丹溪）以补阴为主，世言直补真水者，实由此开其端，书中议论，大率皆本此意。……此书独能委曲圆融，俾学者得其意，而不滋流弊，亦可谓有功震亨者矣！”《明史》谓：“所著《证治要诀》、《证治类方》、《类证用药》诸书，皆概括丹溪之旨。又订正丹溪《金匱钩玄》三卷，附以己意，人谓无愧其师云。”于上可见，师承之学，由罗知悌而丹溪，丹溪而王履、戴思恭，血脉流浸，再传再生，延伸不断。

明·张景岳从师于金英，《质疑录·张景岳传》云：“介宾年十四，即从游于京师，是时金梦石工医术，介宾从之学，尽得其

传。”明末胡慎柔著有《慎柔五书》。胡氏因患瘵疾，经治于查了吾获愈，遂拜为师，事了吾凡十余年，后又从太平周慎斋，每得其口授语，辄笔之，并录周氏临证经验，归里行医，终前将临证手札及著述授于石震，由石氏订正，而使《慎柔五书》有成。由师立其说，由生完其璧，由是广其术，足可征也。

清代名医叶天士，生康熙、乾隆年间，祖父辈皆业医，《清朝野史大观·清代述异》载：“叶天士，……自年十二至十八，凡更十七师。闻某人善治某证，即往执弟子礼。”《冷庐医话》王葑亭载《叶天士小传》，亦有其述。故叶氏既深得家传，又博采众长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其生平无著述，《温热论》是其门人顾景文随师出诊，舟游洞庭，录其所授成篇。高士宗《医学真传》亦由弟子王嘉嗣等整理成书。先生聚门人弟子于侣山讲堂，讲学论道，四载有余，群弟子先后进问，道渐以明，医渐以备，嗣等因摘述而授之梓。尤在泾，亦清康熙、乾隆间名医，著《伤寒贯珠集》、《金匱要略心典》，学医于苏州名医马倬，为李中梓三传弟子。尤氏得马薪传，其学术成就在其师之上，与叶天士、徐大椿齐名。高秉均，字锦庭，乾隆至道光年间外科名医，高氏从师多人，据《疡科心得集》孙尔准序云：“高子锦庭，系内外两科范圣学、杜云门之高弟，究心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，探索有年，……盖其内外科之学，皆有所心得。”

前论仲景、钱乙、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东垣、朱丹溪、叶桂等诸家，皆师承相因，体系数陈，而为医学发展标志之里程。

近代名医丁甘仁，早年师从名医马文值，勤学深研，后问业于汪莲石等名家，近世名医秦伯未、程门雪、黄文东等皆出其门下。

学经家传而成名者，亦代不乏人。南北朝名医徐之才，祖传

六世，出名医凡十一人；金元时期成无己、张从正、葛应雷、危亦林，皆承家学，卓然成家。成无己即世习儒医。危亦林集五世家学之厚蕴，撰《世医得效方》，为骨伤科名著，闻道医林。明·李时珍、杨继洲、薛己、虞抟等皆受家传，卓有大成。时珍出身儒医世家，祖父善医，其父李月池，博洽经史，医术精深，而为太医院吏目，家学濡染，有助时珍本草巨帙之成。杨继洲，出身医学世家，祖父曾任太医院太医，杨氏师承家学，嘉靖年间选为侍医，以针灸闻名于世。薛己其父薛铠，精于儿科，立斋幼承家学，后私淑易水学派，以擅用温补名世。虞抟家世业医，其曾叔祖父虞诚斋与朱丹溪同居乡里，虞氏接受祖父家传之学，专攻医术，著有《医学正传》，为丹溪之后名家，《义乌县志》评价曰：“丹溪之后，唯抟为最。”

康熙、乾隆间外科名医王维德，以《外科全生集》名显于世，其先世业外科，王氏幼承庭训，为其后外科成就奠定基础。石寿棠家学渊源，七世事医，石氏幼时读书即朝儒夕医，数十年不辍，因之“才识既高，学术并茂”，所撰《医原》，于医原探究，多有新见。王孟英习医初崇《景岳全书》尚温补，后经其母俞氏训诫，折衷于家传《重庆堂随笔》之论，而改弦更张。奉贤名医何炫（嗣宗），出身世医之家，撰有《何嗣宗医案》、《何氏虚劳心传》等著，何氏家族自南宋绍兴年间何彦猷行医，至何炫为十九世传人，其子何鸿堂、何王模亦承家学。何门历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，家传凡二十九代，实为医学宗谱所罕见。又青浦何书田、何鸿舫分别为何氏第二十三、二十四代传人，书田除撰有《杂证总诀》、《杂症歌括》等医著外，其《救迷良方》创制系列戒烟（鸦片）良方，贡献社会。其子亦嗣承家学为医。孟河费氏历九世，三百四十二年，以费伯雄、费绳甫医名为最。伯雄少时先习举子业，

后弃儒学医，改承家学，以医术名闻大江南北，撰有《医方论》、《医醇膳义》等著。绳甫为费氏第九代传人，后传业于保初等三子。以上历举，皆家学渊源，薪火相传，世代相荫。其上下纵横者有之，发隐就明者有之，议论超脱者有之，承先启后，功著医林。

私淑，多为崇仰其学而未能得其亲炙，仍继承其术而加以滋广发皇者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云：“予未得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赵岐注：“淑，善也。我私善于贤人耳。”宋元时期，流派纷呈，各擅其长，私淑之风盛行，如金元大家刘完素的私淑弟子有张从正、葛雍、镛洪；刘完素、张从正的私淑弟子有葛氏父子；朱丹溪的私淑弟子有汪机、王纶、虞抟、徐彦纯、陈无咎等，属师承又一门径。

由上观之，中医学之绵绵沛沛，江河长流，师承之教，居独特地位，功莫大焉。盖师承之教，以“诵、解、别、明、彰”为其法，以业师或家传之学熏陶、浸润为其养，以多诊识脉、恒于临证，揣摩、领悟积其能，于是乎名医、国手纷现，大家、宗师迭出，学说、流派纷呈，各树旗帜，风骚各领，气象万千。

“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”，故古之师承，于学者遴选，要求甚高。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专论“大医习业”，提出“凡欲为大医，必须谙《素问》、《甲乙》、《黄帝针经》、《明堂流注》、十二经脉、三部九候、五脏六腑、表里孔穴、本草药对”，并需学习仲景、叔和等诸家，涉猎周易等经史百家，方能“无所碍滞”。

徐灵胎《医学源流论·医非人人可学论》申言不可学医者，凡有五种。“熟知医之为道，……以救人之死，其理精妙入神，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；黄帝、神农、越人、仲景之书，文词古奥，披罗广远，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；凡病情之传变，在于

倾刻，……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；病名以千记，……方药之书数年不能尽其说，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；又《内经》以后，支分派别，……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。故为此道者，必具过人之资，通人之识，又能屏去俗事，专心数年，更得师之传授，方能与古圣人之心，潜通默契”。叶天士对为医之道所望亦严。赵尔巽《清史稿·卷五百二》载：“叶桂，……卒年八十。临歿，戒其子曰，医可为而不可为。必天资敏悟，读万卷书，而后可以济世。不然，鲜有不杀人者，以是药饵为刀也，吾死，子孙慎勿轻言医。”为门人弟子，学医之难，素质要求之高，由此可见。

医既非人人可学，师更非人人可为，余今仿徐氏意补《医非人人可教论》，申其不可为师者亦凡有五。

一者，学无广，不可为师。师者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。学无广，则无以教。张仲景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而为一代宗师；孙一奎沉酣《内》、《难》，精究本草，参阅方书，兼通各家而融会贯通；赵献可“好学淹贯，尤善于《易》，而精于医”；徐灵胎上溯《灵》、《素》，下沿汉唐，读书万卷，广撷众长，自成一家。徐氏对不学无术者，以加讥讽，有道情一首，其唱曰：“不读方书半卷，只记药味几枚。无论臆膈风劳伤寒疟痢，一般的望闻问切，说是谈非，要入世投机，只打听近日时医何方何味。试一试，偶然得效，何觉稀奇。试得不灵，更弄得无主意。若还死了，只说道，药不错，病难医。绝多少单男独女，送多少高年父母，拆多少壮岁夫妻！不但分毫无罪，还要药本酬仪。”（徐灵胎《洄溪道情·行医叹》）可见为师之学非宽广、深厚难以为济。近代名医岳美中、任应秋、姜春华、方药中等亦无不博学多才，诸凡经史子集，医经各家，无不披览，岐黄之术更一一精研，总其可曰：熟谙经典为其本，旁及各家为其川，精勤不倦为其博，勤于实践

为其恒，精于临证为其巧，融会古今为其变，自成机杼为之家。故浅庸少学，操三、五方技之能者，不可为师。

二者，学无勤，不可为师。孙思邈，毕生精研医术，“青衿之岁，高尚兹典；白首之年，未尝释卷”，“一事长于己者，不远千里，伏膺取决”，故孙氏要求凡欲为大医者，必“博及医源，精勤不倦”。李时珍为完成《本草纲目》，“岁历三十稔，书考八百余家，稿凡三易，复者芟之，阙者辑之，讹者绳之”。顾景星著《白茅堂集·李时珍传》称此书“搜集百氏，采访四方，……凡二十八年而成书”，后又经其子李建元“力肆校讎，历岁七旬，功始成就”。可见无焚膏继晷、寝馈岐黄之辛，无手不释卷、数年寒窗之苦，则难有大成。徐灵胎《洄溪道情·题山庄讲读图》生动道及治学之勤，其唱曰：“终日遑遑，总没有一时闲荡，严冬寒夜，拥被驼棉，直读到鸡声三唱；到夏日蚊多，还有隔帐伫灯映末光。只今日，目暗神衰，还不肯把笔儿轻放。”张志聪一生著述颇丰，《素问集注》、《灵枢集注》、《侣山堂类辨》是其代表之作，张氏成就乃“余日坐卧轩中，几三十年，凡所著述，悉于此中得之”（《侣山堂类辨·序》）。“日坐卧轩中，几三十年”语，可见甘于寂寞之勤勉不辍。故浮躁无恒，贪逸安枕者，不可为师。

三者，术无专，不可为师。师者学固须广，亦尤须专。著书立说，形成建树，方可承传。刘完素之脏腑六气病机学说，张从正之汗、吐、下三法，张元素之脏腑辨证及用药制方，李东垣之脾胃学说，朱丹溪之养阴学说，孙一奎之肾间动气说，赵献可之命门君火说，吴又可之杂气论、邪伏膜原说，叶天士之胃阴说，王清任之气虚血瘀说，诸凡此者，皆多创见。而临床家于内、外、妇、儿又各擅其长。故术无专攻，学无所建者，不可为师。

四者，心无诚，不可为师。为师之道，尤重医德，师者当为

表率。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，立《大医精诚》专篇，诚为医家所恪守。其文曰：“凡大医治病，必须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，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妍媸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，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。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，深心凄怆，勿避险衅，昼夜寒暑，饥渴疲劳，一心赴救，无作功夫形迹之心，如此可为苍生大医，反此则是含灵巨贼。”故无厚德济生之仁心仁术者，不可为师。

五者，目无远，不可为师。为人师者，不唯需学养丰厚，倾其所知，悉心以教，尚需胸襟广阔，甘为人梯，使之超越。故曰：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”有诗云：“青竹高于老竹枝，全仗老干来扶持，明年更有新发者，十里龙孙绕凤池。”师者当以此心扶植人才，以保岐黄之业旺盛生机。故无奖掖后学，虚怀让贤者，不可为师。

中医教育，尚以师承与学校规模教育并存，其后者古有太医署、书院、讲堂、私学等，二者并行不悖，互有补充。随之时代进步，中医规模教育成就斐然，今当循中医学术发展之轨迹，成才之规律，兼蓄其长而为之。若以学校教育为上，以师承教育为下，则数典忘祖；若以师承教育为是，以学校教育为诋，则无以与时俱进。

“林断山更续，州尽江复开”，谨以此论，申传承大业，以望中医人才辈出，学术更为振兴云。

王琦

2005年12月草，2006元旦凌晨竣稿

致读者

编写说明

“辨体-辨病-辨证诊疗模式”，是王琦教授基于中医体质理论构建、临床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总结和升华，是中医体质学说的具体应用，是以体质、疾病、证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前提，将辨体、辨病、辨证相结合，进行综合运用的一种临床诊疗模式。其以辨体论治为基础和根本，突破辨证论治的思维定势，拓展了中医临床思维空间，丰富了中医临床诊疗体系。

笔者作为王琦教授的学术思想继承人，在跟师学习过程中，深感中医体质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，并亲身体验到了将辨体论治切入临证所取得的理想效果。对于“辨体-辨病-辨证诊疗模式”，很有必要结合临床实际，运用中医体质理论，进行系统总结，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这一理论与临床紧密联系的诊疗体系。有感于斯，特整理此书，以期为中医临床提供借鉴。

本书分为五个部分，导言由王琦教授论述辨体论治的科学意义及“辨体-辨病-辨证诊疗模式”的建立。上篇主要介绍与“辨体-辨病-辨证诊疗模式”相关联的一些理论问题，以为临床运用打好基础，具体内容涉及体质与疾病诊疗相关的论述、“辨体-辨病-辨证”的内涵、法则及其意义等。中篇着重介绍“辨体-辨病-

辨证诊疗模式”的临床应用，从辨体质类型论治和辨体质状态论治两方面入手，并结合临床案例述评、常用调体方药讲解，以呈现王琦教授辨体论治的学术精华和临证经验。下篇简要介绍了王琦教授在中医体质研究中的建树，涉及构建理论体系、解答关键理论问题、开展现代研究三个方面。附篇列举了王琦教授关于中医体质研究的各类产出，涉及论文、著作、课题以及奖励等方面，以便让读者了解王琦教授在体质研究领域治学的轨迹与成果。

由于时间仓促，加之编者水平有限，本书疏漏在所难免，敬祈读者见谅。

编者

2005年12月